

路上的风景

张毅



插图 阿占

旅行是拓宽心灵疆土的方式,可以使人的记忆充满阳光、回荡着山水清音和疲惫后的快感。三月初,我们从山东半岛出发,一路驾车朝云南方向驶去。云南是我的梦想之地,那里有雪山、红土高原和神秘的少数民族。进入云南后,从车窗能看到隐现于山顶的房子,那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民居,用手机测了一下海拔:高度2500米。想想吧,在如此高的山顶居住的是什么神仙?那一刻我们不敢朝窗外看,因为窗外是群山,山间垂着大朵白云,白云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

在西双版纳的野象谷,我们看到了大象。西双版纳地处神秘的北纬21度,属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湿润区。野象谷是西双版纳的一片山谷,那里汇集了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及众多珍稀动植物种群,生长着许多我不认识的参天大树。西双版纳气候温暖湿润,树木葱茏,蔓藤盘根错节,不少珍禽异兽,如亚洲象、犀鸟、孔雀、黑冠长臂猿等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里。

我们是上午进入野象谷的,栈道两旁是高大的热带植物,它们有着许多奇怪的名字:望天树、红光树、云南肉豆蔻、四数木、黄果木、胡桐、美登木、三尖杉等等。栈道两旁的河谷里,不时传来阵阵野象的吼叫声,如同火车鸣笛一样,从雨林中穿过,给山谷增加了几分神秘气息。野象谷每天下午有两场大象表演,这是一种商业表演,来野象谷的游客大都是来看表演的。我在场边不断这样想着:这里是南国一个遥远的山谷,多年以前,一群野象曾在这里自由迁徙。大象智商很高,性情温顺,容易驯化。下午两点,表演正式开始。大象在驯象师牵引下,迈着沉重的脚步,一步步走进表演场地。那些大象身体庞大、目光沉着,它们出现时,周围响起阵阵喧哗的声音。大象在场地走动,它们按照驯象师的指示,做出各种平时训练的动作,人群中再次发出喧哗的声音。大象悄无声息地走动,它们的每次走动都是一次无声的震颤。

离开野象谷后,我们的车往翁丁村驶去。翁丁村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西南部,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。最早知道翁丁村是在2021年,那一年,云南某古村落被一场大火烧毁,说的就是翁丁村。汽车沿澜沧江岸边行驶,两岸不断出现大片红土,仿佛丝绸挂在山间,有种天然的美感。途中,导航不断提示前面是落石区,请注意安全。其实在我们经过的路上,已经走过许多个落石区,路边常有从山崖滚落的碎石头,假如某块石头碰巧访问了我们,不敢想象会是什么状况。我们按导航提示,一路沿澜沧江

朝翁丁村驶去。初春正是枯水期,从车窗能够看到澜沧江江底的水流,缓缓朝下游流去。太阳落山后,澜沧江和周围的群山迅速隐入夜色。我们是晚上进入翁丁村的。“翁丁”在佤语中的意思是云雾缭绕的地方,又有高山白云湖之灵秀的意思。整个村寨被连绵的大山包围,进出只有一条山路。村寨依山而建,为全木结构茅草房,分为干栏式和落地式两种,落地房、木鼓房、撒拉房等建筑,构成了佤族完整的房屋建筑体系。村寨至今保留着佤族寨门、图腾柱、寨桩、祭祀房等佤族文化传统。路旁的石头上,坐着身穿佤族服装的妇女,她们戴着头巾,耳朵挂着银器,嘴里叼着烟斗,悠然坐在那里抽烟。佤族妇女耳洞大的出奇,她们的耳饰特别重,是镶在耳洞里的,让我想起印度女人的鼻环。

在路上,伴随着车轮的节奏,窗外起伏的群山、低缓的河流、天空的飞鸟和地面的人群,都在速度作用下被赋予一种动感的美。旅行是灵魂与自然的对话、精神与风景的私语。观天地造化、纳人间精气、壮体魄、润脾肺。路上常看到一些花正在开放,而另一些已经凋落,如同事物的幽暗与明亮,有的被我们看见,另一些被遮蔽。云南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,有的像木棉,有的像大丽花,开在缄默的树上,异常大胆艳丽,它们在车窗外一闪即逝。

达夫先生有本集子取名叫《感伤的行旅》,写尽旅途中人生三昧。他说人生苦短,行在其中,或旅或寄,直如白驹过隙。其实人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旅程。我们在成长中感知,在感知中成长,观一路风景,最终到达生命的终点。

宋寒儿

画家的那张小桌子

近来重读有关青岛画家张朋先生的文章,看到诸位师友在回忆往事时,都会提到张朋先生清苦的作画条件,尤其是那张小小的桌子。杜大恺说:“张朋家境最苦,老少三代,五口人,平房二间。夫人贤淑,屋虽简陋,却也清静。他家有一张小写字桌,虽小却也成全了一家人的文事。”石可以说:“张朋同志的家务事也极繁杂,住房窄小,全部作品都是在一张一平方米的小桌子上完成的。”宋文京说:“几十年来,他都住在黄台路一座旧楼的一层西端,房间逼仄,陈设简单,别无长物。”

张朋先生承自家学,自幼便展露出绘画的天分。后临习白石老人,专于大写意花鸟画。可每每读到这张小小的桌子,总让我的心中升起无尽感慨。一生淡泊的张朋先生,身处清简的创作环境下,仍时时有新作,有佳作,全靠他对于绘画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和勤奋。不仅是作画空间狭小紧张,囊中羞涩的画家甚至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购买画材,但张朋先生总有自己的好办法:没有好宣纸,就用毛边纸画,大画用纸多,就裁成小尺寸……甚至有时候,为了完成一幅作品,还要拆了床板来画,皆可见张朋先生对艺术的渴望与热爱。

由于纸张的限制,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先生作品,大多尺幅不大,且尺寸不一。不过,张朋先生总是能在不同的纸张尺寸中,找到与众不同,最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,比如,他会运用中国画中特别的留白想象,通过截取的视角来不断延展画面的空间。在作品《寒香图》中,张朋先生没有画出松树的全貌,而是截取了最为粗壮的一段树干作为画面的中心,从而给予了观者去拼凑全局的

宏大气象。还有在作品《松鹰图》中,张朋先生截取了松枝的一段与山峦之巅,尽管作品的尺幅不大,却绘出了雄鹰翱翔于广阔天地间的磅礴面貌。

虽然作画条件艰苦,可是张朋先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丝哀怨,没有一丝寒酸,没有一丝窘迫,反倒自然可爱,天真淡泊,充满生气。张朋先生曾在题画诗中说:“落墨随心三五笔,不加雕琢贵童真。”不论是相互依偎的母子猴,可爱机敏的小兔,还是动作轻盈的青蛙,懵懂纯净的小鹿……张朋先生笔下的小动物们几乎都是大笔挥就,寥寥数笔就显示出小动物的身姿和形态。除了一般花鸟画题材所偏爱的各类小动物,张朋先生的主题选择极广,居于海边的他还喜爱将新鲜海味绘于作品中,海螃蟹、海鱼……有时与其他蔬果相配,有时又加以酒杯,处处彰显出张朋先生乐道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。张朋先生的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,但也没有取巧的偷懒。看似随意的笔墨晕染,实则都是笔笔精准的累积。正是因为绘画机会的珍贵,所以张朋先生的每一笔,都是日积月累的思考与反复磨炼的技艺,最终才会呈现出看似轻松的笔墨。

在这一张小小的桌子上,诞生了一幅幅杰出的作品,也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青岛画家。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,一间宽敞明亮的画室或许可以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好的条件,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或许会囿于创作的空间与环境,或许没有足以支撑创作的资金,但我们可以看到,艺术家将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力无限拓展,在小小尺幅的天地中走出了艺术的舒朗和辽阔。



城市风景

马 山 (外一首)

李崇虎

岩浆冷凝了,一座山就成了,原始喷发的姿态被藏进山体。

你的脊背和褶皱里,灌木和山草黄了又绿,巨大的乔木倒下又长起,大大小小的恐龙们爬过飞过,大大小小的虫儿鸟儿们爬过飞过。

一场场雪覆盖过,一场场雨冲刷过,一次次大火焚烧过。雪声、雨声、吼声、鸣声擦过你褐色的肌肤,了无痕迹。深埋的树木变成了石头,短暂又鲜活的生命,锁定在巨大的时空坐标中。

有那么一瞬,一座城市倏然从你东方拔起。战马铁蹄杂沓,山脚泥土翻飞,刀光血影后,又是漫长沉寂。

晨钟暮鼓间,僧尼道士们静坐在星光月光里诵经参悟。砍柴的孩童奔跑,狐仙的声名远播,后来金戈铁马,后来埋骨桑梓。

又是一瞬,铁轨铺陈,动车飞奔。你的脚下,空间被切片挤压。雾霾氤氲,风儿黏稠,人们茫然奔跑,如一只只提线木偶,被无形牵引。没有谁像千年前的同类那样坐下来,对着朝阳和夕阳,对着天空和月亮,反思宇宙与生命。

他们被困在了有形无形的城里,用几十年的生命做困兽之斗,反反复复。他们拼命往生物链顶端攀爬,却不知道更大的脆弱和不确定也随之而来。

天空隐隐有一只眼,看着万年一瞬,满是无人读懂的悲悯。

即墨•淮涉八景

水阁临风,古寺塔影,锁龙泉石,长桥卧波;

平沙清流,岸柳含烟,淮涉春浣,高堤垂钓。

是哪一双妙目,在哪一次远眺里轻触到了你?

是哪一天红日初升,晚霞漫舞?

今夕何夕。

是哪一声初春鸟鸣?是哪一场深冬飞雪?是哪一树盛夏蝉鸣?是哪一阵秋风起时?

今夕何夕。

墨河的水干了又流,水阁的风来了又去,河上的塔倒了又立。

只有那春浣的女子,洗着洗着就老了。

去了,再也不见归来。

那双眺望的妙目,藏在了哪里?

揭开时光的遮蔽。

帘幕,无重数。

只听闻高堤垂钓的老者,悠悠道:墨民未必知淮涉,唐宋朝时通越瓯。